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論志氣



勁草 不為風偃去

錢穆

東吳大學 USR 計畫

「文化永續・城市創生：士林學之建構」

文字 張泓斌 | 攝影 張泓斌 | 策劃 黃秀端

照片提供 錢穆故居

目錄

錢穆生平介紹

- 國學大師·史學名家 09
- 矢志自學·初為人師 10
- 一作成名·任教大學 11
- 學術盛產·流寓西南 13
- 赴港辦學·來臺奔波 15
- 設立大學·功成身退 19
- 遷居臺北·建素書樓 24
- 退而不休·作育英才 29
- 捲入風波·與世長辭 35
- 故居改隸·設館展示 41



錢穆故居介紹

- 紀念建築·大師住所 48
- 優雅庭園·充滿真趣 52
- 迎賓講學·薪傳空間 60
- 潛心研究·著述泉源 72
- 大師成就·一覽無遺 82
- 休閒天地·起居空間 94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 成立緣起·好事多磨 100
- 推廣國學·薪火相傳 102

- 參考資料 108



序言

錢穆故居座落在東吳大學校園內，正好在我們人文社會學院的對面。坐公車來到東吳大學，就會聽到「東吳大學／錢穆故居到了」的聲音。東吳大學有幸與錢穆先生為鄰，但是有多少人有機會進去故居或知道這位國學大師的生平呢？

當年蔣中正入住士林（1950年3月）之後，士林北投地區由原來為日治時期的溫泉遊覽區，成為保衛國家元首的堡壘以及中華傳統文化傳承的地區。座落在士林北投區的中山樓、故宮、圓山大飯店¹、雙溪公園都是以中國式建築或庭園著稱，讓賓客見證中華文化之美。在對岸大肆破壞中華文化之餘，蔣中正更是企圖禮賢下士，來建立中華文化傳統的正當性。錢穆（國學大師）、林語堂（幽默大師）、張大千（國畫大師）先後來到了士林，無獨有偶地，這三位大師的住家都是根據他們自己的設計或意思打造而成，因此各有其特色。林語堂故居、錢穆故居分別於2018年5月9日、2021年1月6日被臺北市政府列為紀念建築。張大千的摩耶精舍則於2008年9月16日被登錄為直轄市定古蹟。

「文化永續·城市創生：士林學之建構」計畫有感於士林有不少在國民政府時期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名人故居，但目前仍缺乏系統性的介紹與整合，因此計畫正積極蒐集各故居和名人的資訊與約訪相關人士，利用手冊的方式讓更多學生或觀光客認識到這些歷史名人以及他們在士林的居處與足跡，也會將這些結果整合，讓故居與計畫可以共享。「勁草不為風偃去——錢穆」是本計畫名人故居系列的一部分。

1966年（民國55年）發生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澈底地破壞中華文化，令錢穆深感不安，因此1967年錢穆夫婦決定來臺

定居。原本他們想自行設計並自行購地建造，但蔣經國先生拜訪他們夫婦，表示老蔣指示素書樓的建造應由公家負責，以示對文人的禮遇和尊重。1968年（民國57年）素書樓建成，錢穆夫婦從此定居素書樓，紅色的大門寫著素書樓三個字，相當醒目。取名「素書樓」是以老家「素書堂」的舊堂名為名，以紀念錢穆的母親。錢穆夫婦入住素書樓後，將素書樓前面的庭園整理得綠草如茵、花木扶疏，極具文人氣息。此環境乃是錢穆夫婦在課餘休閒時間，一株一株種植經營出來的。該處也是錢穆先生講課之處，前來素書樓上課的不僅是修課學生，還有不少仰慕錢穆已久的各方人士。

沒想到在此居住了22年的錢穆夫婦，突然遭民意代表質疑「侵占市產」，不甘受辱的錢穆於1990年6月憤而搬出素書樓，不久之後，於8月30日去逝。錢夫人對於此件事情非常不諒解，對東吳大學也有頗有齟齬。原先是禮賢下士的一樁美事，卻演變成竊占市產的爭議，令人感到相當遺憾。

本書在前半部簡單地介紹錢穆先生的生平，後半部主要為故居本身的介紹。本書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張泓斌先生的鼎力協助，為此書執筆。同時也要感謝接受我們訪談的人，包括錢穆故居前執行長黃兆強教授、現任執行長秦照芬教授、錢穆夫人姪子傅可暢教授、錢穆的高徒辛意雲教授。另外，非常感謝秦照芬執行長慷慨提供錢穆先生的相關照片以及故居的工作人員的協助。最後，要感謝劉于銓的校稿與五南圖書的編輯。期許未來更多的名人故居系列陸續出版。

黃秀端

2023年於外雙溪



國學大師錢穆。(錢穆故居提供)

錢穆生平介紹

國學大師·史學名家

錢穆 (1895/7/30 ~ 1990/8/30) ，原名錢恩鏞，字賓四，江蘇無錫人。雖因戰亂導致僅中學肄業，卻靠著自學、教學與辦學，成為中國 20 世紀重要的學者，除了在國學上造詣極高外，更在學界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合稱「中國現代四大史學家」。

矢志自學·初為人師

光緒 21 年（1895 年），錢穆出生江蘇省無錫縣南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今無錫市新吳區鴻山街道）的一間五世同堂大宅，錢家是當地歷史悠久的大家族。錢穆 7 歲便入私塾讀書，10 歲入蕩口鎮私立果育小學就讀，然而 12 歲時父親錢承沛過世，家中頓失經濟支柱，雖然還能繼續升學，卻在 17 歲時碰上辛亥革命，所就讀的南京私立鍾英中學停辦，只好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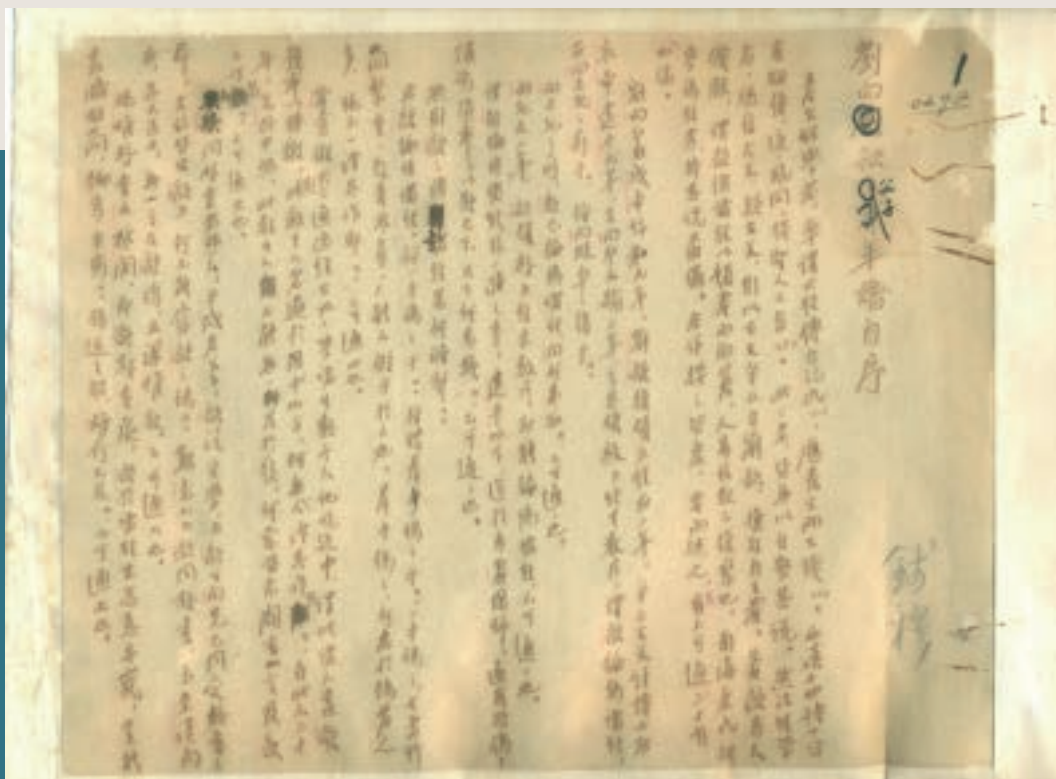
1912 年（民國元年），戰亂環境加上家道中落，18 歲的錢穆自認升學無望，便至秦家渠三兼小學任教，開啟了他長達 70 多年的教學生涯，在教學之餘同時自學，從未放棄鑽研國學的志業。

1918 年（民國 7 年），錢穆在 24 歲時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論語文解》，隔年（1919 年）擔任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28 歲更赴福建省廈門集美學校擔任國文教師，開始於中學任教。

一作成名·任教大學

1928 年（民國 17 年），34 歲的錢穆遇上人生低潮，這一年內先是妻子鄒氏因難產早逝，他十分敬重的兄長錢摯也撒手人寰，連續走了 3 位至親，讓他感到椎心蝕骨、人生無趣。

1929 年，顧頡剛到蘇州中學演講時兩人結識，起初推薦錢穆去中山大學，因蘇中校長汪懋祖挽留而婉拒。後來，顧頡剛再向燕京大學推薦，並邀錢穆為《燕京學報》撰文，此時錢穆正在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且有所質疑，才寫下〈劉向歆父子年譜〉並刊登在《燕京學報》第七期。此一文，震盪了風靡一時的今文經學學界，引發了北平學界熱議，1930 年 9 月，錢穆出任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



〈劉向歆父子年譜〉手稿。（錢穆故居提供）

學術盛產·流寓西南

來到了北平這個中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錢穆陸續出版《墨子》（1930年）、《王守仁》（1930年）、《國學概論》（1931年）、《惠施、公孫龍》（1931年）、《老子辨》（1932年），並在《燕京學報》刊載〈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1930年）、〈周初地理考〉（1931年）等文章。1935年（民國24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繫年》，詳細考證先秦時期諸子生卒年份及相關重要史事的發生時間，更鞏固了他重量級學者的地位。



《先秦諸子繫年》讓錢穆成為重量級學者。

1937年（民國26年）七七事變，使中國進入全面戰爭，隨著東南半壁陸續陷入戰火之中，43歲的錢穆跟著北京大學文學院南遷，到雲南任教於北大、清大、南開三大學臨時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錢穆有感於國難當頭，應讓青年對於國史有認知，為保存中華文化而戰，便撰寫《國史大綱》，於1940年（民國29年）出版。



《國史大綱》至今仍是歷史系學生必讀的中國通史教科書。

當時中日國力差距明顯，然而錢穆是少數主張中國能夠戰勝的人，因他認為中國擁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兩國較量不是只有看軍事國防，軟實力的精神力也是重要的一環。

赴港辦學·來臺奔波

抗日戰爭如錢穆所主張的一樣，中國在同盟國的幫助之下打贏了這場艱苦的戰役。接下來進入一段和平時期，錢穆回到家鄉，擔任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從此他的工作不僅是教學與研究，更增加了行政工作。

可惜和平維持不久，國共內戰讓中國大陸再度陷入混亂，1949年（民國38年）國民政府節節敗退，中共毛澤東點名錢穆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擔心遭受迫害的錢穆南下香港避難，對共產黨破壞中華文化的作為也無法坐視，在香港創立了「亞洲文商學院」並擔任院長。

隔年（1950年），亞洲文商學院改組為「新亞書院」，仍由錢穆擔任校長，理念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當時美國曾派人來瞭解新亞辦學的情況，錢穆表示：「如果我不反共，就不會辦新亞，可是辦學也不只是為了反共。」然而創校之初經費拮据，錢穆為此赴臺籌款，與蔣中正總統會面，得到了每個月3,000港元的挹注，得以維持校務運作。



新亞書院第四屆畢業典禮，前排中著馬褂者為錢穆。（錢穆故居提供）

之後，錢穆也數次應邀來臺至各大學演講，不料有一次在淡江英語專科學校（今淡江大學）演講時，被屋頂掉落的水泥塊砸中送醫，在臺灣養傷了幾個月，當時受到昔日新亞書院學生胡美琦照顧，兩人發展進一步的關係，後於 1956 年（民國 45 年）結婚。



錢穆與第三任妻子胡美琦於素書樓庭園楓樹下合影。（錢穆故居提供）

設立大學·功成身退

1953 年（民國 42 年）新亞書院獲美國雅禮協會資助，於 1955 年（民國 44 年）成立新亞研究所，亦由錢穆擔任所長，這一年他也獲得香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學術成就與辦學成果得到肯定。1959 年（民國 48 年），由於香港長期只有一間大學，高等教育資源不足，於是香港政府主導整合在地各書院成立新的大學，錢穆決定讓新亞與崇基、聯合書院合併設校，立基於嘉惠各書院的教職員工，培養更多青年人才，為世界做出貢獻。1963 年（民國 52 年）「香港中文大學」正式成立。

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名由來十分特別，由於創校的三間書院都是中國大陸易幟後，避難至香港的學者所設置，並同時給了流亡學生一個歸宿。「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是該校創校理念，為了與以英式教育為主的香港大學有所區別，校名便加了「Chinese」於其中，然而在英國的治理之下，要取名「中國大學」或是「中華大學」都會受阻，而這個單字又可以表示「中文」，於是為避免爭議，便以「中文大學」為名，這個「中文」可以解釋為中華文化，表明香港中文大學是一間發揚中華文化的研究型大學。

大學正式成立後，錢穆身為名氣極大的重量級學者，許多人很期待他出任校長，但是錢穆認為香港政府辦中文大學的理念與其不合，打算功成身退，既不防礙中文大學的創辦及辦學宗旨，也不違背自己所堅持以中國文化為前提的辦學理念，當時他已 69 歲，決定申請辭職；錢穆向英國政府堅持校長當以華人為主，獲得政府代表的同意。外傳錢穆因英文程度欠佳而香港政府不接受他擔任校長，這是誤會。

校方董事會及香港政府一再挽留，但是錢穆堅持辭職，並不是辦退休。1965年（民國54年）錢穆受聘馬來亞大學講學，後因水土不服返回香港，養病之餘，持續從事《朱子新學案》著述研究工作。



錢穆辭職時，新亞書院為他辦了一場惜別會。（錢穆故居提供）

遷居臺北·建素書樓

1966年（民國55年）中國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而動盪不安，影響了緊鄰的香港。隔年（1967年），已經73歲的錢穆認為此地不宜再久留，夫婦決定遷居臺灣，求一安居養老之地。來臺物色土地時，由於故宮博物院剛遷至士林外雙溪，蔣復璁院長聘錢穆為特聘研究員，為他留了一間研究室，因此尋找土地的目標範圍落在故宮一帶。



故宮博物院。

當時士林仍歸陽明山管理局管轄，錢穆的一位朋友邀請潘其武局長相助，挑選了三塊土地供選擇，其中一塊由前陽管局長、前東吳大學校長施季言提供，是位於東吳大學旁的廢棄墓地，離故宮很近，錢穆一看到這塊地就很中意，索性其他兩塊地都不看了，就是今日「錢穆故居素書樓」所在。錢穆因有經費的顧慮，此地便宜，他也沒有什麼忌諱，是以夫婦兩人設計房屋格局，並請錢夫人的兄長胡美璜僱請榮民工程處興建。



東吳大學。

就在錢穆夫婦準備返港搬家時，蔣經國先生來訪，並表示素書樓的建造應由公家負責，即使錢穆當下推辭，建屋工程後來還是交由政府進行，他也不便再過問，且認為此為國家禮待學者的賓館，已是公物。然而素書樓建成之後，因相鄰的東吳大學更動了當地地勢，加上負責的公路工程師對興建房屋不在行，導致成屋樣貌與設計圖大相逕庭，錢穆夫婦認為政府已經提供許多資源，不能再提出任何要求，於是他們動用自己的生活費與人脈資源，入住後逐步改造素書樓本身與周遭環境，使之成為幽靜的住所。

退而不休·作育英才

遷入素書樓養老的錢穆依舊忙碌，除了花心思將素書樓改造為理想中的樣子外，仍然持續著教學與研究事業。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同時也是錢穆好友的張其昀，邀請他在史學所開課，錢穆提出自己年事已高，不便頻繁外出，申請允許在素書樓內講課，讓選課學生定期下山學習。



中國文化大學。



定居臺灣後，錢穆不時會受新亞書院之邀，回校演講。
(錢穆故居提供)

錢穆國學大師的名聲遠播，因此來素書樓上課的不僅是修課學生，對國學、史學有興趣者、仰慕錢穆已久的各方人士，知道消息後陸續加入聽課行列，使素書樓的客廳在上課時間總是戶限為穿。著名國學學者辛意雲當時是哲學所學生，由於仰慕大師已久，便跟著史學所同學來旁聽，自此隨侍在側，成為錢穆晚年最重要的弟子；甚至辛意雲畢業、至建國中學任教後，還不斷地帶學生來聽課，這批學生往後多成為大學教授，還是協助出版《錢賓四先生全集》的主力，對於推廣國學不遺餘力。



國學名家辛意雲是錢穆的高徒。
(錢穆故居提供)

曾任教於東吳大學歷史系的傅可暢，是錢夫人胡美琦的外甥，雖然從小就認識錢穆，但真正讓他踏入國學領域的契機，是在建中受教於辛意雲並跟著到素書樓聽課。此外，錢穆在故宮的同事以及來採訪的記者，在知道素書樓有開課以後，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來，最多曾達 40 至 50 人，雖然很擠但通常都會安排座位，盡可能不要有人站著聽課。錢穆表示：「這些學生都是未來的老師、學者，我們現在尊重他們，希望將來他們也能待人以禮。」



傅可暢不僅是錢穆的親戚，更是受他影響很大的晚輩。（錢穆故居提供）

有豐富教學經歷的錢穆上課很會說故事，很幽默。每次下午上課 2 小時，但常常超過，錢夫人就買了一個鬧鐘，但鈴聲比較小，一響就被按掉，於是又買了一個比較大的，但似乎也沒用，往往還要錢夫人特別去提醒：「時間到了，學生們肚子也餓了吧！你留著下次再講吧！」

錢穆從 1969 年（民國 58 年）開始在素書樓講課，1986 年（民國 75 年）已經 92 歲的他，認為自己記性大不如前，這一年為文化大學史學所學生講完最後一次課後宣布退休。然而不少聽課多年的學生希望他繼續講課，於是素書樓的講堂又再延續了 2 年，只是沒有先前這麼正式，更像是師生間的閒聊、相互切磋琢磨。

在素書樓過退休生活的這段時間，錢穆仍然不斷寫作，《朱子新學案》、《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晚學盲言》是此時期較重要的著作。尤其在《朱子新學案》上，他花了非常多心力，以5年時間加上看了三次朱熹所有著作，在1971年（民國60年）出版共五大冊的套書，成為錢穆晚年的代表作。此後還有《經學大要》的完成。

捲入風波·與世長辭

1988年（民國77年），錢穆夫婦遷入素書樓已有20年之久，卻在這個挑戰威權的年代，被臺北市議員周伯倫與立法委員陳水扁質疑他們居住的合法性。起初是前臺北市市長高玉樹被質疑非法占用臺北市政府宿舍，而高玉樹也出來質疑錢穆有一樣的問題，導致素書樓是否被非法占用釀成風波。

錢穆認為素書樓是政府禮遇士人的優良傳統，相對於也是政府建造的林語堂故居可接待外國學者，素書樓接待本國學者再好不過，沒想到如今發生占用問題。素書樓建成之初歸陽明山管理局管理，在管理局裁撤後交由臺北市政府，而在總統府聘錢穆為資政時向臺北市政府租用，期限至1992年（民國81年）並可延長租期，其實這些都有文件可證明，但因無端被捲入多名市府退休官員占用宿舍事件，導致錢穆夫婦對此事頗為無奈。



位於陽明山仰德大道旁的林語堂故居。

兩位民意代表要挑戰的是國民黨威權統治，卻因素書樓當初是由蔣中正總統下令建造給錢穆居住，變成了政治上的箭靶。為了澄清絕無占用之事，錢穆夫婦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明，但最後還是為了不要給政府添麻煩，以及避免繼續被政治人物毀壞名聲，決定在1990年（民國79年）6月搬出素書樓。

錢夫人對於明明清白之事被政治鬥爭而栽贓，盡心盡力維護素書樓 20 多年，無絲毫私意卻遭遇如此冤屈，同時為錢穆一生清白卻遭汙衊表示不平；錢穆倒是豁達多了，搬家當天他向前來幫忙的辛意雲問：「未來素書樓會如何？」知道要改為錢穆紀念館後，開懷大笑說：「人活得長真好，能看到這種事，活著不讓住，還沒死就要做紀念館。」錢穆夫婦毫不戀棧地離開素書樓，以總統府資政身分申請宿舍，搬到杭州南路的公寓生活，但環境不比原來的清幽典雅，也不通風，還因長期待在冷氣房而造成身體不適。



杭州南路公寓是錢穆最後的住所。（錢穆故居提供）

1990年（民國79年）8月30日，亞伯颱風接近臺灣，風雨交加，而在這天早上，一代國學大師錢穆與世長辭，享年96歲。1992年（民國81年），錢夫人胡美琦遵照錢穆遺願，將骨灰遷葬於太湖之濱，落葉歸根。



錢穆夫婦之墓。（錢穆故居提供）

故居改隸·設館展示

在錢穆夫婦遷出素書樓後，臺北市政府便宣布將建築交由教育局改建為「錢穆先生紀念圖書館」，比照林語堂故居改為圖書館的方式營運。1992年（民國81年）1月6日，錢穆先生紀念圖書館開館，由時任臺北市市長黃大洲主持，並由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代表李登輝總統恭讀賀詞，錢夫人胡美琦也參加了儀式，並請求將原本設在屋外的錢穆銅像移至屋內書齋，因為不想見到先夫的銅像遭受日曬雨淋。

1998年（民國87年），時任臺北市市長陳水扁視察錢穆先生紀念圖書館時，在錢穆銅像前鞠躬致意，表示當初在立委任內對錢穆夫婦居住素書樓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導致錢穆遷出3個月後便離世感到過意不去。

2000年（民國89年），時任臺北市市長馬英九決定將林語堂與錢穆先生紀念圖書館移交文化局，改為紀念故居。2002年（民國91年）3月29日，錢穆故居開館，由東吳大學經營，以哲學系葉海煙教授為執行長，馬英九市長與錢夫人胡美琦在庭園共同植下松樹紀念。

錢穆故居的經營權每3年招標一次，前面兩次6年由葉海煙教授負責，2008年（民國97年）東吳獲得第三次經營權，但葉教授因生涯規劃離開東吳，於是畢業於新亞研究所、任教於東吳歷史系的黃兆強教授（錢穆的再傳弟子），自告奮勇接替了執行長的工作。

2010年（民國99年）錢穆故居辦了「錢賓四先生逝世20週年」紀念活動，包含了追思會與書畫展，不僅東吳校方非常支持這個活動，時任總統馬英九與錢夫人胡美琦也出席盛會，可說是東吳經營錢穆故居9年期間最大的活動。隔年（2011年），新上任的文化局謝小韞局長希望由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營運故居，但基金會並無足夠資源管理故居，於是由曾任錢穆秘書的秦照芬教授，以臺北市立大學的名義，義務營運。



錢賓四先生逝世 20 週年紀念活動手冊。(黃兆強提供)



錢賓四先生逝世 20 週年紀念書畫邀請展作品集。(黃兆強提供)

故居經營易手之後，素書樓文教基金會秦照芬執行長向胡美琦借了許多錢穆的遺物展示，並持續開辦國學相關演講與課程，邀請辛意雲、傅可暢、姜義泰等著名學者介紹國學之美，故居內也一直大致保持著錢穆夫婦原本生活的格局。2012年（民國101年）錢夫人胡美琦逝世。2020年（民國109年）在臺北市政府文化資產委員會上，經出席文資委員一致通過將錢穆故居登錄紀念建築。



目前錢穆故居的執行長秦照芬。（錢穆故居提供）

錢穆故居介紹

紀念建築·大師住所

錢穆故居，原稱素書樓、外雙溪賓館，地址為臺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2 號，與東吳大學外雙溪校本部比鄰而居，甚至可說即位於東吳校內，造訪故居需要進入東吳大學校園。故居建於 1968 年（民國 57 年），是一幢兩層樓水泥建築，聳立於山窩的小高地上，後臨山壁，前有外雙溪流經，可直接望見故宮博物院，原有良好的視野，然而近年來東吳大學不斷興建教學大樓以提升教學品質，故居前方的景觀不如以往。



錢穆故居鳥瞰圖。

故居紅色的大門上可見「素書樓」之字牌，此為錢穆所取之名。在錢穆夫婦決定來臺定居時，便預計如此稱呼新居，此名源自於錢穆家鄉七房橋錢氏祖宅第三進「素書堂」，因他在 18 歲時感染傷寒，幾近不治，幸得母親夙夜匪懈於素書堂照顧，得以重生，由於時念母恩，決定以「素書」二字取名。然而古人取名多根據古書，素書一詞或也應如此，《中庸》有一段話：「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錢穆認為可能是出典處，且他極好「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境界，因此將養老之處取名「素書樓」。

至於外雙溪賓館一名，則是因故居禮待學者之性質，素書樓以政府興建之名義邀請錢穆夫婦入住，錢穆認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繼承禮遇士人的優良傳統，並以之為榮。



素書樓的紅色大門。

優雅庭園·充滿真趣

走進紅色大門之後，眼前是擋土牆，左右各有一條路可通往故居。左方為石階，有槭樹夾道，是訪客主要的入口，拾級而上可一邊欣賞庭園裡的造景，不過需要花點腿力。秦照芬在素書樓擔任錢穆秘書期間，曾有一位 90 多歲應該是抗戰時期的老學生來拜訪錢穆，胡美琦要開車去迎接，但對方卻堅持要走樓梯上來拜見老師以示恭敬，可見中華傳統文化的師生情誼。右方為車道與無障礙步道，可開車直通故居，由於錢穆當時年事已高，視力也逐漸模糊，因此都是胡美琦開車接送。



槭樹夾道的石階。



上到故居的車道。

故居前面的庭園，綠草如茵、花木扶疏，大約種有數十種植物，庭園清淡優雅，極具文人氣息。此環境乃是錢穆夫婦在課餘休閒時間，一株一株種植經營出來。除了房屋本身之修繕，錢穆夫婦還請人運土夯實地基與改善土質，增加高地的堅實性，維持房屋的穩固，並拓展過於逼仄的山壁，增加空間，種植黃金竹。閒時錢穆不時會坐在院子裡向胡美琦指著一些地方，表示在那空間可種些什麼植物，錢夫人即親自種下那些花草樹木。他們如同古讀書人，總是依士人的美感經驗，打造出舒適而優美的居住環境。



故居前的庭園。

錢穆夫婦居住時的庭園樣貌。（錢穆故居提供）



庭園旁的人文茶坊，原本是胡美琦種蘭花用的花圃，有許多木架子，秦照芬擔任錢穆秘書時，如果比較早到素書樓，陽光還不強時就會先到花圃幫忙澆花，若來得較晚則會等到下午再澆。素書樓改為紀念故居後，為了營運需要改為玻璃室內建築，變成休憩用的茶館，訪客可以在此點一壺茶，坐下來細細品味故居的靜謐。現在位於無障礙車道頂端的公廁，原本是車庫，而在故居內的廁所已經拆除。



原為花圃的人文茶坊。

1982年（民國71年），知名華人鋼琴家傅聰來臺演出，主辦單位邀請了辛意雲陪同參觀故宮，順道拜訪了傅聰父親傅雷的好友、知名畫家張大千。張大千宅邸的庭院花了很多錢布置，舉世聞名，充滿貴氣，辛意雲見了為之驚豔，然而也比較出讀書人與富貴人家在美感經驗上的不同，這也是傳統中國文人藝術與一般藝術家的不同之處。素書樓的院子簡單自然，卻充滿真趣，此見國學大師愛好自然生活的情懷與品味。

從童年開始就常常造訪素書樓的傅可暢表示，庭園一開始還是光禿禿的，經過錢穆夫婦的改造之後，1980年代是最美的時期，草木長得十分繁茂，側邊的黃金竹是一大片並高聳入雲，而不像目前僅剩幾棵，由此推想當年的景致必定更為清雅。



1971年（民國60年）春節錢穆夫婦（中）、傅可暢（右）與其二姊（左）於故居庭園合照，當時庭園花草樹木還不多。（傅可暢提供）

迎賓講學·薪傳空間

進入故居玄關，前為樓梯，左為客廳與餐廳，右為客房與畫室，是錢穆夫婦接待客人與講學的重要空間。

走進左側的門，往左為客廳，可見排列整齊的桌椅、茶几，是錢穆來臺定居後接待客人的唯一場所。在大家的印象中，錢穆是一位十分溫和的老主人，不僅有數十年的講學功力、幽默的談吐與講不完的故事，也是很好的聆聽者，辛意雲對此有非常深刻的回憶。在一次非正式的講課中，錢穆瞭解所有學生的任教經歷後，問大家對事理的看法，然而被點名的學生都認為自己是來聽老師說話，沒有資格發言，錢穆說：「你們平日不都已經講給學生們聽了嗎？」學生回：「講給老師與學生聽是不一樣的。」錢穆沉吟了一下，表示：「無論講給誰聽，道理都是一樣的。若講給學生的是一種道理，講給老師的又是一種道理，這對學生

來說不公平，你們說是不是啊？」又說：「我已年邁，多待在家中，不容易接收新知來面對這個新世界，請你們說說所見的事與理，是我在求新知啊！需要你們大家來告訴我，以補我的不足。」



故居客廳。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學者，不僅集理學大成，還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成為元代以後科舉的必考內容，後世尊稱為「朱子」。錢穆非常尊敬朱子，不僅以其著作完成了晚年代表作《朱子新學案》，也時常以其做為治學的榜樣。錢穆好友因此特赴三義雕一尊朱子像送他，他非常高興，謹奉在客廳的長几上，與朱子的橫批與對聯成為一個整體。如此一方面表達對朱子的尊敬，一方面也感謝朋友的盛情。

朱子雕像後面還掛著「靜神養氣」、「立修齊志」、「讀聖賢書」三幅字軸，這都是朱子的墨跡呢！看起來似乎很名貴，其實只是錢穆受成功大學羅雲平校長邀請到臺南講學期間，無意間在臺南孔廟看到這些朱子書法拓本，以 150 元買回，將其裱好掛在廳堂與朱子像輝映。如此竟在讀書人圈中造成轟動，大家口耳相傳素書樓內有名貴的朱子真跡，皆前往一探究竟，最後錢穆夫婦說明此拓片之來歷，並表示喜好者可前往臺南孔廟購買。

客廳內的朱子像與朱子墨跡。



錢穆坐在朱子像前。（錢穆故居提供）

在客廳旁的餐廳則是有張大圓桌，不僅是錢穆夫婦平常吃飯與邀請賓客聚餐的地方，還是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講堂，錢穆便是固定每週一下午 4 點在這張圓桌進行課程。由於圓桌座位有限，因此慕名前來聽課者數量大增後，只有正式修課的學生才能坐，但錢夫人會幫其他人想辦法安排座位，讓大家能夠坐著聽課。旁邊的牆上掛了一幅黑板，上面寫著「認識時代」，這是 1978 年（民國 67 年）錢穆受新亞書院之邀，回校參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首講主題，希望青年學子們先對自己所處時代有瞭解，才能領導時代，而不是單純地追隨時代而已。



餐廳的大圓桌。



1986年（民國75年）辛意雲（前右一）、傅可暢（後左二）與旁聽學生向錢穆（前中）拜壽，於餐廳圓桌合照。（傅可暢提供）



錢穆回校參與「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錢穆故居提供）

餐廳的牆上掛了好幾幅題贈，是親朋好友與各方人士送給錢穆的禮物，這是中華文化的妙趣之一，透過書法藝術撰寫送給對方的字句，每一幅都是獨一無二的。目前可見的兩幅題贈，一幅是蔣中正總統在錢穆 80 歲大壽時所提的「壽」字，另一幅是好友張其昀在錢穆 90 歲大壽時所提的「一代儒宗」。從題字者與所題之字，都能得知錢穆在學界的重要性。



蔣中正總統在錢穆 80 歲大壽時所送的「壽」字題贈。

錢穆常常接受牌匾題贈。
(錢穆故居提供)



餐廳旁邊還有一道門，原本通往廚房，現在廚房做為營運團隊辦公室，沒有開放。玄關右邊的門走進去後，現在是一個寬廣的空間並擺放桌椅與視聽設備，做為多媒體教室，故居的許多演講或工作坊都在這裡舉辦，不過當年這裡是接待客人用的客房與胡美琦的畫室，繪畫可說是她最主要的興趣。



被改為多媒體教室的客房與畫室。

潛心研究·著述泉源

沿著樓梯緩步往上，牆上有數幅與錢穆相關的照片，可以由此瞭解其生活之一二。抵達二樓之後走進右邊的門，這個與一樓客廳、餐廳一樣大的空間，是錢穆最重視的書房，他每天待在這裡的時間最多，在此讀書、研究與撰述。房內原本有兩張大書桌，夫婦二人各據一桌，如今只剩一張桌子；另有占滿整面牆的書櫃，擺放上千本的書籍。房內採光良好，隨時可望見窗外蒼勁的黑松與挺拔的黃金竹。

深色厚重的大書桌，陪伴錢穆走過最後一段學術生涯，而它的來頭也不簡單，此桌原本有人訂做要送給蔣中正總統祝壽，但訂做者不知何故未去取貨，被錢穆夫婦購得，抽屜把手上還能看見傳統的「壽」字紋刻。



書房內的大書桌。

抽屜把手上的「壽」字紋刻。



錢穆是很隨和的人，對於吃穿都不要，但書桌上的東西不能隨意動，如果要幫忙收拾必定得經過他同意。書桌前方擺了一桌棋盤，圍棋是錢穆自幼以來的興趣，他的棋藝也不同凡響，然而晚年認為下棋費時傷神，常常藉棋聖吳清源的棋譜擺棋娛樂，或邀胡美琦隨興而下，家人之間談感情不談勝負。



錢穆晚年只跟夫人下棋。（錢穆故居提供）

埋首書堆是錢穆的日常。（錢穆故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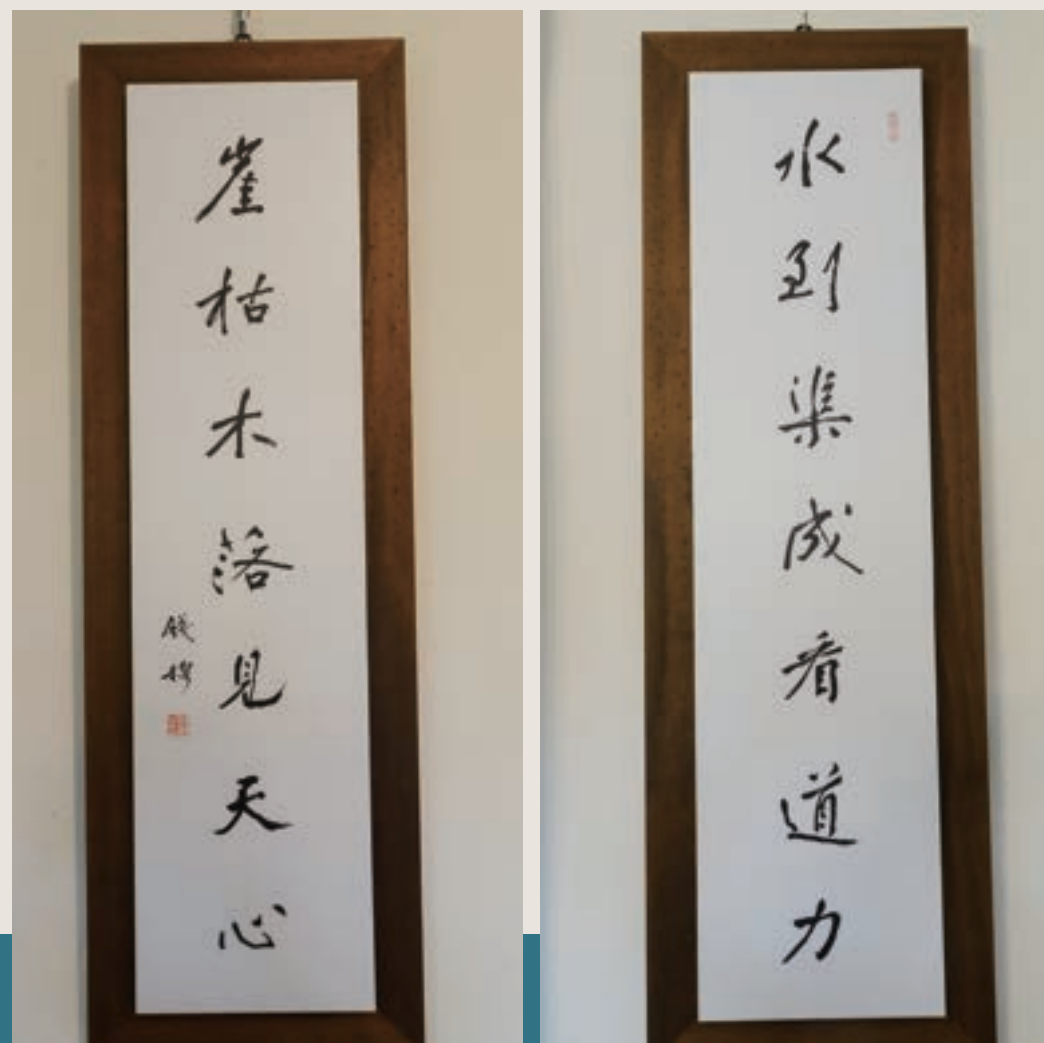


書房裡還展示了錢穆的銅像與遺物，透過展品的說明讓訪者睹物思人。錢穆的生活非常規律、簡單，唯一比較不好的嗜好就是抽菸，在他年輕擔任小學教師期間，課本裡有一篇〈勸戒菸〉，他自省這樣如何教導學生，於是馬上戒菸，轉眼數十年，到了戰後才「放飛自我」，看見錢穆所使用的菸斗，可以回想他以身作則的堅毅態度。拐杖、眼鏡也是錢穆重要的遺物，許多學生對他的記憶，就是一手執菸斗、一手拿拐杖，穿著傳統的長袍馬褂，穩重又不失和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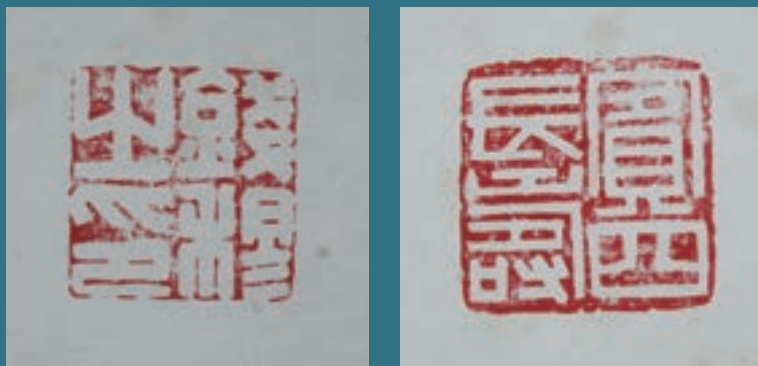
書房內的錢穆銅像。

牆上掛著一副書法對聯「水到渠成看道力，崖枯木落見天心」，這是錢穆自己所寫，可見他對於為人處世與做學問的觀念，有「真金不怕火煉」的氣魄。太師椅是錢穆用來靜坐的椅子，為了能專心工作，他曾下過工夫學習靜坐息念，即使外出忙碌晚歸，只要給他 10 分鐘休息，就能馬上伏案工作。除此之外，錢穆也長保樂觀的態度與運動習慣，每日固定散步、打太極拳，是他能夠如此長壽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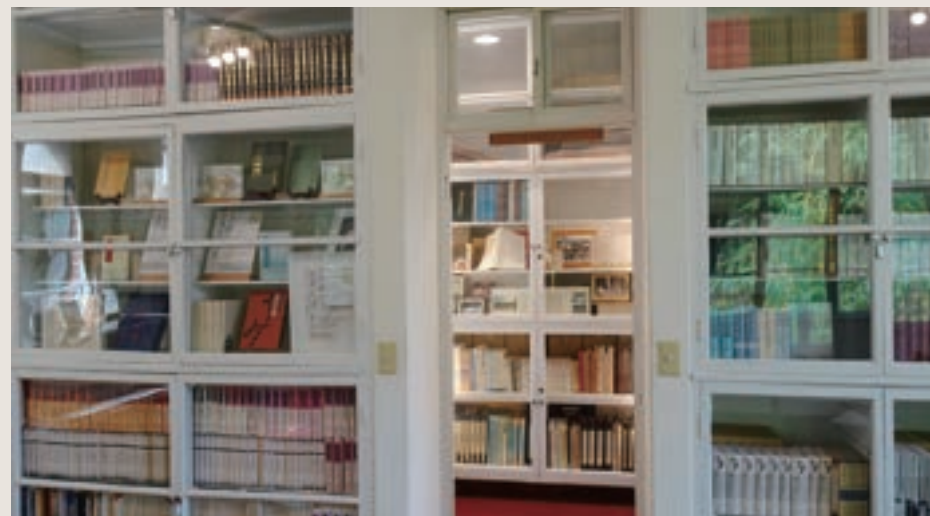
錢穆親寫之對聯。

印章是中華傳統藝術的特色，兼有書法、雕刻、文字、圖畫之美，錢穆十分喜歡印章的情趣與韻味，因此刻了不少印章，也製作了印譜供欣賞。由於印章最常使用小篆字體刻製，欣賞時可以考考自己對文字的敏感度。



「錢穆之印」（左）與「賓四長壽」（右）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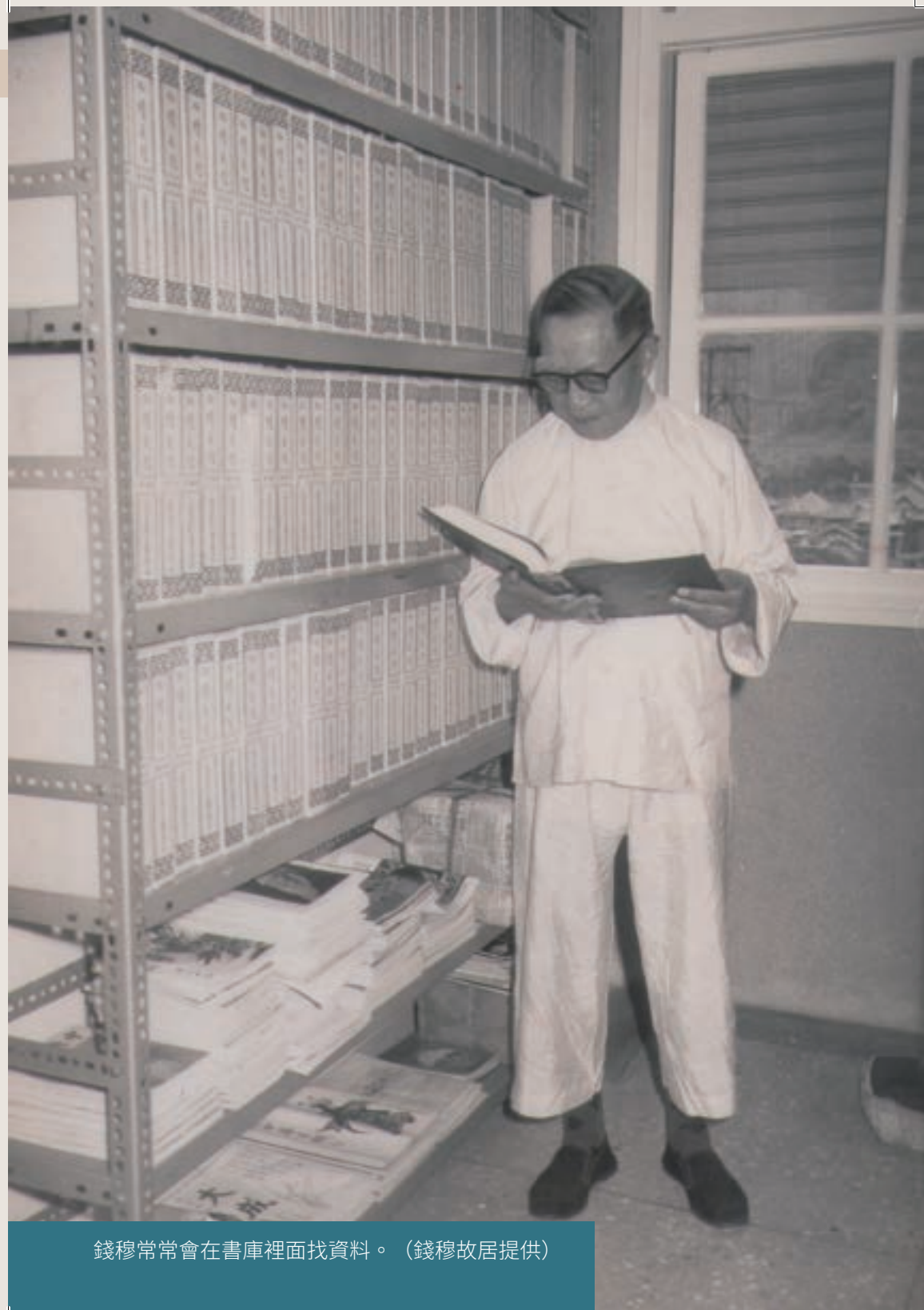
書房裡最多的自然是書籍，其實目前書櫃裡所見的書籍，是營運團隊陸續蒐藏的國學相關文獻典籍，錢穆的藏書已在搬離素書樓時贈與親友、學生或圖書館了。讀書人對書不僅依賴甚深，往往也醉心於收藏書籍，錢穆在北平任教 5 年期間約購得 20 萬卷書籍，把錢都變成了自己喜歡的樣子，他還曾開玩笑地說，要是被學校解聘，擺一個舊書攤也不愁生活。長年戰亂讓錢穆多年來的藏書四散各地，他也明白書是身外之物，所以沒有加蓋私章，只能祈禱落在有心人手上了。



營運團隊所蒐集的藏書也放滿了故居內的書櫃。

大師成就·一覽無遺

走出書房，樓梯另一側為教育與學術成就展示室，可見錢穆生平的手稿、著作與相關文物，這個空間原本是書庫與洗手間，因應經營需求而打通，改為展示空間。錢穆的著作極其豐富且本本名著，十分暢銷，常常需要再版，錢穆非常重視內容的正確性，並且要與時俱進，所以每本著作再版都需經過他再次校對與修改，導致留下了許多版本的書籍，讓我們得以見識大師做學問之嚴謹。



錢穆常常會在書庫裡面找資料。（錢穆故居提供）

錢穆一向具有憂國憂民的經世致用情懷，因此晚年時有意從自己的著作中選出一批具關聯性、方便青年閱讀、進一步瞭解中華文化的「小叢書」，可惜生前未能如願，後來交由胡美琦與學生們完成這件事。書本展示空間不僅陳列了這套小叢書，也提供訪客自由翻閱，甚至可以現場購買，實踐了錢穆的想法，推廣了他提出的學術、生命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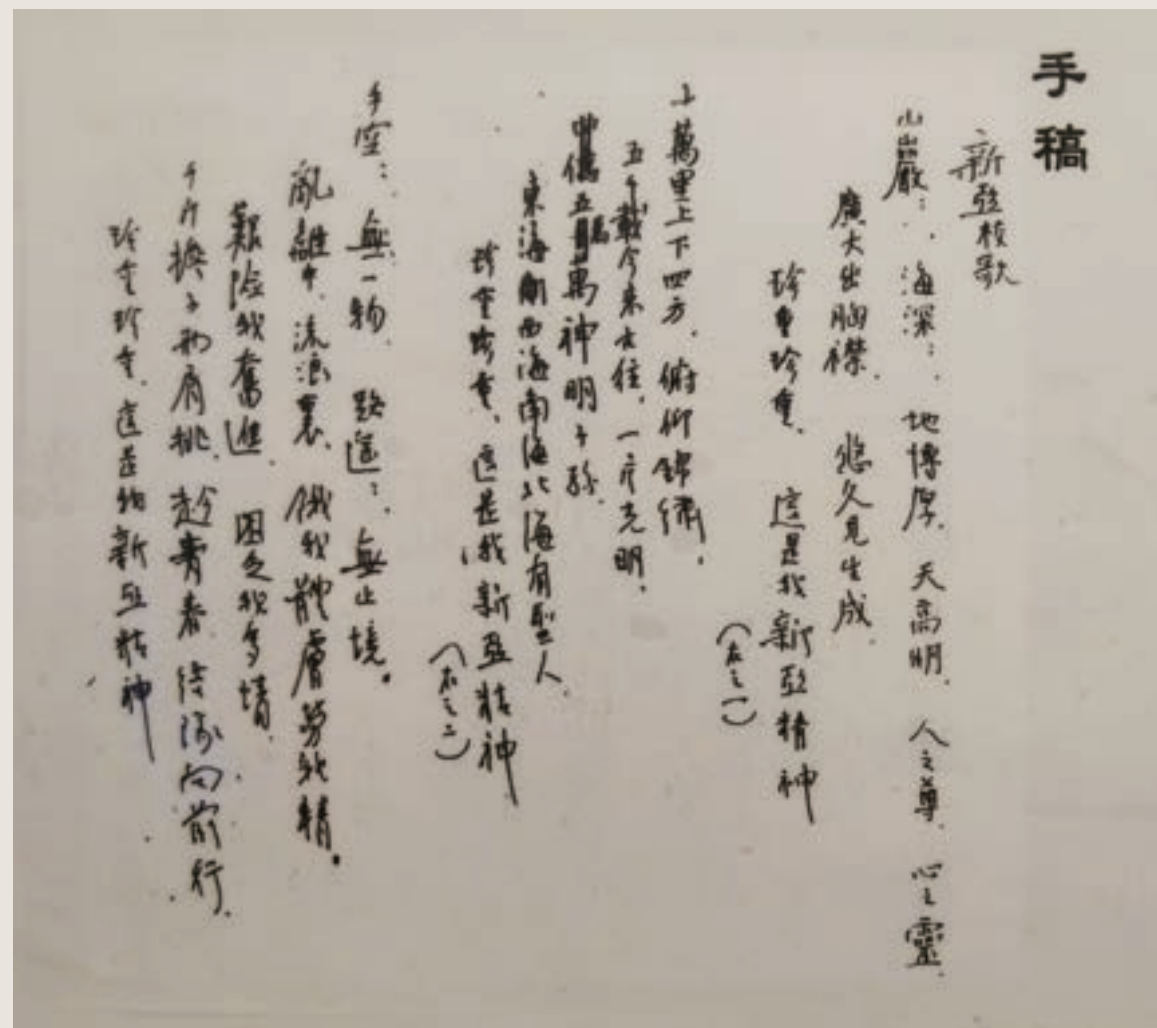
供遊客翻閱的小叢書。

展板介紹了錢穆從中華文化中歸納出來的「人生三步驟」，首先是代表物質文明的「生活」，這是延續生命的必要事情，因此要先滿足生理上的吃飽、穿暖等作為；再來則是代表人文精神的「行為」，在生命延續之後，應該要用心去經營事業，也就是理學中所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後則是最高人生哲學「歸宿」，瞭解自己的天性並去圓滿它，自然會得到「安樂」兩字，做為人生最後的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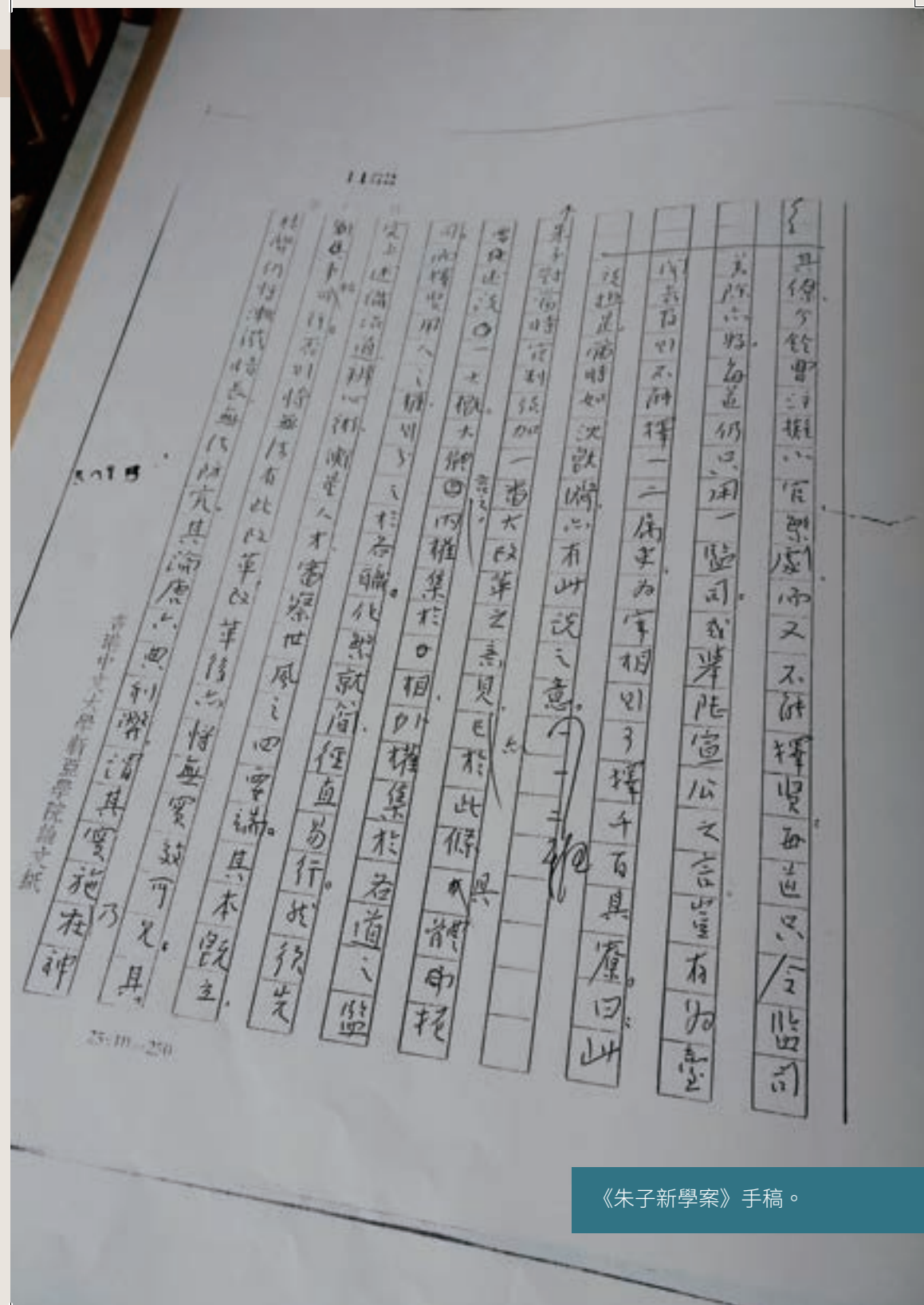
錢穆的「人生三步驟」展示。

新亞書院的成立與經營，以及後續催生香港中文大學，是錢穆在辦學上最大的貢獻，這個精神與理想呈現在他為新亞書院而寫的校歌與校規手稿上。在校歌歌詞中出現了三次「這是我新亞精神」，充分說明新亞以人為本、尊重自然、追尋聖人之跡的校訓，這也是錢穆春風化雨，教導給學生的無形資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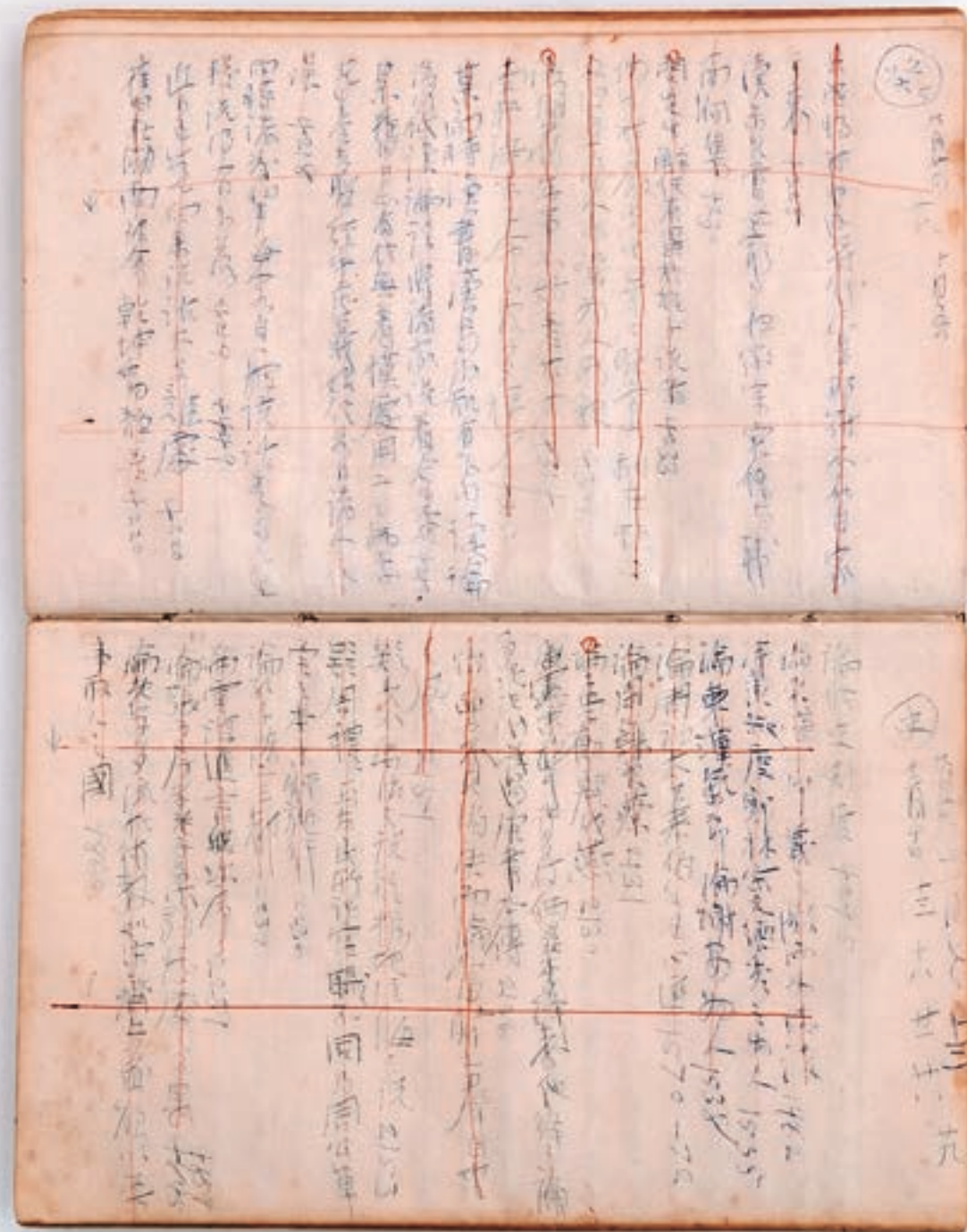
錢穆寫的新亞校歌手稿。

展間內另展出了錢穆最具影響力的幾部著作，首先是他轟動學界的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這篇解開了 300 年來爭論的文章，同時讓他得以晉升為大學教授；《國史大綱》寫於抗戰時期，不僅號召了千萬的中國青年為國而戰，也成為今日各大學歷史系學生必讀的中國通史教科書；《朱子新學案》是錢穆晚年全神貫注並完成於素書樓的大作，手稿複印本的展出，可以想像他當年撰述時，與偶像心靈對話與思考的快活氣息。



《朱子新學案》手稿。

雖然錢穆很少去教別人做學問的方法，說自己沒有固定的「套路」，但展出的筆記卻是很值得學習的。錢穆天資聰穎、記性極佳，秦照芬擔任秘書時需要幫忙在茫茫書海中找書，而他總是能準確說出該書擺放的位置，校稿時查核史料也可以精確說出其出處，當時已是年過九旬的老人。即使如此，錢穆還是隨身攜帶筆記本，不時把想到的事情或讀到的東西寫下來，成為他撰述的資料來源，寫作時便會拿出筆記本，把寫到的部分一一劃去，避免重複，也能夠思考剩下的部分如何運用。錢穆曾說自己讀書寫作的方式，與曾國藩「紮硬寨，打死仗」的精神相同，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紮實。



從錢穆的筆記本可見他紮實的做學問功夫。（錢穆故居提供）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枚「行政院文化獎章」，這是政府在1984年（民國73年）頒贈，表彰錢穆對學術與文化教育的貢獻，國學大師與偉大教育家的地位毋庸置疑。



錢穆所獲贈之行政院文化獎章。
（錢穆故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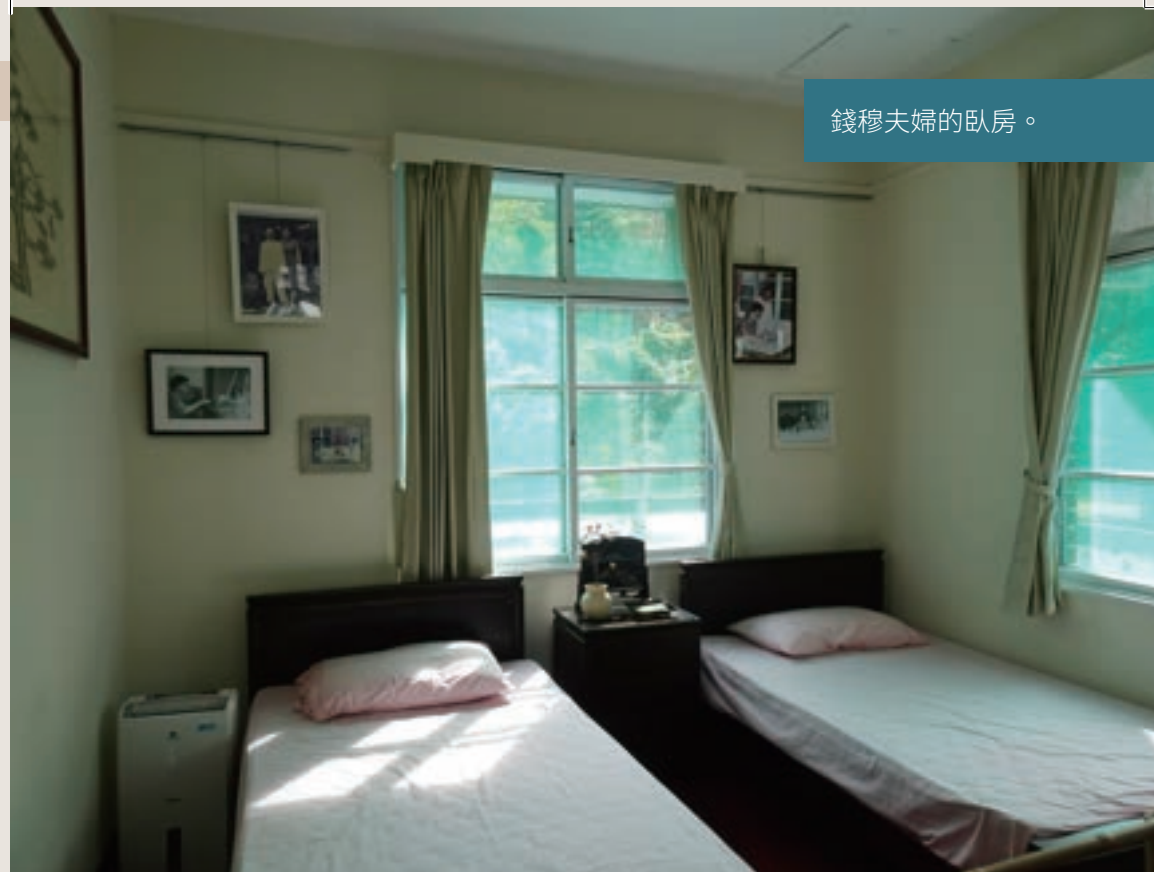


錢穆受獎照片。
（錢穆故居提供）

休閒天地·起居空間

展示室的隔壁是錢穆夫婦的臥房，保留了他們當年日常生活的樣貌，房內的五斗櫃、梳妝臺與床鋪沒有更動，可見起居非常簡單、樸實。房間不大卻三面臨窗，每天都有充足的自然光線照進房間，可以想像清晨在綠樹、陽光與鳥鳴的環抱中起床，夜晚在繁星與月光下入眠，十分愜意。臥房內掛有一幅名為「蒼松雙鶴圖」的國畫，是錢穆 80 歲生日時胡美琦所繪製的生日禮物，圖中有一棵蒼勁的松樹，樹上則有兩隻丹頂鶴，並署有一聯「蒼松懷有凌雲志，雙鶴飛來好作侶」，以松樹象徵錢穆，雙鶴代表夫妻間深厚的感情。

錢穆夫婦的臥房。



蒼松雙鶴圖。



臥房外的樓廊是臺灣比較少見的建築元素，這是素書樓當初設計時，胡美琦在許多細節複製了香港的住處格局，方便錢穆很快適應臺灣的生活。錢穆休息時常在樓廊間坐眺望，夜晚也常夫婦並坐，靜觀月亮升起；錢穆每日也在樓廊散步，完成每日 3,000 步之運動。樓廊靠近樓梯的部分，目前是展示紀念品的櫃子，營運團隊以錢穆喜用的「勁草不為風偃去」之「勁草」二字做為設計基礎，讓有興趣的訪客能夠帶些小物留念，而此空間在早期則是擺放祖先牌位之處。



在錢穆晚年生活占重要地位的樓廊。



故居紀念品展示櫃。

臥房窗外的樓廊擺放了一几兩椅，是當年錢穆夫婦並坐之處，錢穆總是從社會現象與親身經歷來談人生問題，對社會與國家始終抱有一股關懷之心，而這些聊天的內容後來被胡美琦記錄下來，並出版了《樓廊閒話》一書。樓廊對錢穆來說大概是書房以外最重要的空間，每天吃完早餐後會在樓廊走動或坐一陣子，然後開始寫作；若當天不寫作，身為秘書的秦照芬會在樓廊給他讀報、陪他聊天。

雖然只是在二樓，但樓廊的視野相當好，早期沒有建築物遮蔽時，能夠悠然見陽明山與故宮，不難想像為何錢穆當初選地時，完全不考慮其他地方而選擇此處。



今日樓廊望出去的景觀。

素書樓文教基金會

成立緣起·好事多磨

成立於 1989 年（民國 78 年），即錢穆去世的前一年，其實成立基金會的構想初見於 1960 年（民國 49 年）錢穆赴美國耶魯大學任教半年期間。當時校內漢語教學中心的老師大多是中國人，好幾位來旁聽錢穆的課，他與這些老師接觸後，認為漢語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但課本的內容卻偏重語文訓練，缺乏文化、思想，有意自編一套外國人學習中文的課本。

錢穆回到香港後開始進行編課本之事，而後辭去了新亞書院院長致有所耽擱。1966 年（民國 55 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錢穆非常擔心未來中國將陷入文化傳承斷層，決定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只要有中學程度的人依此書進修 3 到 5 年，即能成為合格文史教師，然而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才能完成。當時香港富商、香港中文大學董事唐星海得知此事，非

常認同錢穆的想法，願在經費上全力支持，可惜錢穆正在撰寫《朱子新學案》，計畫重要部分完成後再進行讀本編輯，惟不久後遷居臺灣，唐星海也在 2 年後過世，未能實現。

1971 年（民國 60 年）《朱子新學案》完成後，錢穆想要重啟此計畫卻困於經費，未有進展。1983 年（民國 72 年）《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出版，當時錢穆雙目已無法見字，需靠胡美琦協助才得以完成，此書稿費 15 萬元乃嘔心瀝血所得，胡美琦決定從此將所有稿費另存他用，成立了以住所為名的基金會。



記載錢穆滿滿年少回憶的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推廣國學·薪火相傳

基金會以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為主旨，基本上主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與出版社合作，出版錢穆的著作，在故居中可見許多由基金會與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書，尤其是文化推廣用的「小叢書」；另一是每年在香港與中國各地舉辦「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與「兩岸四地中學生國學夏令營」。



第 19 屆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學員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合影。(錢穆故居提供)

在新疆烏魯木齊舉辦的西域文化國學夏令營學員合影。(錢穆故居提供)



中華傳統文化研修班是由中國教育學會高中教育專業委員會、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與新亞中學聯合主辦，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協辦，每年7月中旬由新亞書院提供場地與住宿，新亞中學安排課程師資，透過為期1週的講座、交流及訪問香港法政、文教、文藝相關機構，加強兩岸四地高中人文教師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並希望學員回到所屬的教學單位後，把所見所學推廣給同儕及學生。辛意雲是固定講課的班底之一，也曾邀請錢穆的三公子錢遜主講，錢遜過世後邀請錢穆的孫女錢婉約與會演講。



錢遜（1933～2019），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並於清大任教至退休。（錢婉約提供）



錢婉約（1963～），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目前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錢婉約提供）

緊接在研修班之後，每年 7 月下旬舉辦兩岸四地中學生國學夏令營，大約有 40 多所來自兩岸四地優秀或設有國學社的中學學生參與，也是利用約 1 週的時間安排各種講座與參訪，除了辛意雲、傅可暢兩位老師固定演講介紹國學以外，還邀請主辦地學校安排介紹在地歷史文化的課程，藉由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辦的機會，推廣不同區域的文化，也讓來自兩岸四地的學生互相交流。

兩項活動都舉辦了超過 20 屆，之所以鎖定對象在高中老師與學生，胡美琦認為高中是一個人成年前價值體系形成的最關鍵時期，讓老師對國學有正確與更廣博的認知，讓學生能夠親身接觸傳統文化非常重要。

基金會的運作經費並不充裕，成員皆為不支薪的義工，認同錢穆夫婦傳承中華文化的理念而投入。最關鍵的人物還是非胡美琦莫屬，她不僅僅為錢夫人、錢師母，更是錢穆的知己，在人生最後 20 年努力不懈

延續丈夫的志業，使錢穆的成就與基金會發揮更大效用，讓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達成宋代學者張載所教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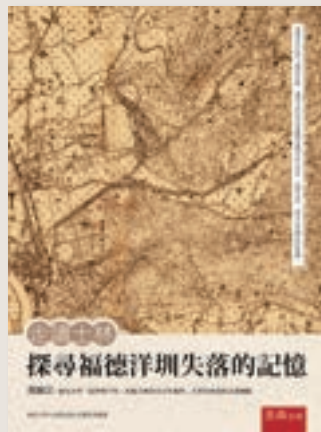
錢穆夫婦在國學的研究、教學與推廣上有非常多的貢獻。（錢穆故居提供）

參考資料

- 張泓斌、伍浩賢，〈辛意雲訪談紀錄〉，2023年3月14日訪談，未刊稿。
- 張泓斌、伍浩賢，〈傅可暢訪談紀錄〉，2023年3月2日訪談，未刊稿。
- 黃秀端、張泓斌、伍浩賢，〈秦照芬訪談紀錄〉，2023年3月4日訪談，未刊稿。
- 黃秀端、張泓斌、伍浩賢，〈黃兆強訪談紀錄〉，2023年2月8日訪談，未刊稿。
- 錢胡美琦，《賓四先生與素書樓》，臺北：臺北市立大學·錢穆故居，2015年7月初版。
-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蘭臺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
-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3年3月修訂五版一刷。

- 維基百科，〈錢穆〉，<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C%A2%E7%A9%86>，2023年7月19日瀏覽。
- 維基百科，〈新亞書院〉，<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4%BA%9E%E6%9B%B8%E9%99%A2>，2023年7月19日瀏覽。
- 維基百科，〈香港中文大學〉，<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4%B8%AD%E6%96%87%E5%A4%A7%E5%AD%B8>，2023年7月19日瀏覽。
- 維基百科，〈錢穆故居〉，<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8C%A2%E7%A9%86%E6%95%85%E5%B1%85>，2023年7月19日瀏覽。
- 錢穆故居官方網站，<http://chienmu.utaipei.edu.tw/>，2023年7月19日瀏覽。

東吳大學人社院 USR 計畫系列叢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勁草不為風偃去——錢穆 / 張泓斌編著. -- 初版. --
臺北市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3.12
面 ; 公分
ISBN 978-626-366-897-3 (平裝)

1.CST: 錢穆 2.CST: 傳記

783.3886

112021533

感謝錢穆故居的協助



論人曰：此乃一書，其書之體，

論東漢氣節，論謝安為人，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

論謝安為人，其書之體，